



以批评见证艺术 以学术引领市场 致力批评学科建设

[首页](#) [新闻](#) [专题](#) [研究](#) [档案](#) [年会](#) [论文](#) [自述·访谈](#)[WWW.YSPPJ.COM](#) 热门批评话题: [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 [青年批评家论坛](#) [第四届成都双年展](#)您当前所在位置: [首页](#) > [研究](#) > [理论研究](#)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2009-9-7 15:06:39 作者: 管郁达 来源: 中国艺术批评家网专稿 人气指数: 69

字号:

注明: 未经本站允许, 请勿转载!

摘要: 修正与重写—首届中国当代艺术学术研讨会暨批评家提名展策划人, 以下简称“管”): 这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出乎大家的意料, 其实在政治、经济方面也是如此。我们都生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 不管你是一个艺术家。历史感是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基本维度。我参与中国当代艺术策展和批评很多年了,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书写的个体性与真实性。但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还不到二十年的时间, 就已经众说纷纭了。比如一些历史的旧案, 很多个案, 都有很多晦暗不明、模糊不清的东西, 所以这就涉及到了对历史真实性的把握艺术史写作的价值判断问题。“天道立秋”, 我是六十年代的出生的人,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 这个年纪多少会有一些怀旧和回顾的情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从去年开始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 对艺术资本主义泡沫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回到学术本位与原点, 作为一个从事当代艺术批评或研究的人, 就像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讲的, 应该把学术当成一种志业, 学术和批评的本行和本位, 去重新思考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中国当代艺术历史的写作与研究, 就是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关注的本职工作, 我们不应该泛泛的去谈论一些诸如“艺术市场”啦或“金融危机”啦之类的经济学问题, 充当一家, 这些都是不务正业。所以我们在丽江这样一个与自然比较亲近、生活节奏比较慢的地方发起一个学术聚会, 讨论我们关注的问题。当然这个学术聚会不可能做到像“兰亭雅集”那样“群贤毕至, 少长咸集”、“足以极视听之娱”, 但我们还是想在一起多一些心灵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

艺术批评家、策展人、领升艺术论坛策划人管郁达访谈

《画刊》杂志(以下简称“画”): 您们为什么要策划这样一次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为什么会选择关“修正与重写”这样一个题目?

管郁达(艺术批评家、领升艺术论坛(丽江/北京): 修正与重写—首届中国当代艺术学术研讨会暨策展人, 以下简称“管”): 这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出乎大家的意料, 其实在政治、经济方面也是如此。我们都生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 不管你是一个艺术家还是批评家。历史感是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基本维度。我参与中国当代艺术策展和批评很多年了,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历史书写的个体性与真实性。但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还不到二十年的时间, 就已经众说纷纭了。比如一些历史的旧案、85以来的很多个案, 都有很多晦暗不明、模糊不清的东西, 所以这就涉及到了对历史真实性的把握艺术史写作的价值判断问题。古语说“天道立秋”, 我是六十年代的出生的人,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 这个年纪多少会有一些怀旧和回顾的情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从去年开始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 对艺术资本主义泡沫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回到学术、艺术的本位与原点, 作为一个从事当代艺术批评或研究的人, 就像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讲的, 应该把学术当成一种志业。回到学术和批评的本行和本位, 去重新思考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中国当代艺术历史的

究,就是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应该去关注的本职工作,我们不应该泛泛的去谈论一些诸如“艺术市场融危机”啦之类的经济学问题,充当一个伪经济学家,这些都是不务正业。所以我们在丽江这样一个较亲近、生活节奏比较慢的地方发起一个学术聚会,来讨论一些我们关注的问题。当然这个学术聚会不是“兰亭雅集”那样“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但我们还是想在一起多交流和思想的碰撞。

《画》:您刚才提到历史的真实性,那么您觉得历史存在这种客观的真实性吗?

管:每个人都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历史是对人的活动的一种书写,当然它最后呈现为文本的形式。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作为主体,除了去被动的接受现实之外,他还有一种主动去改变现实的愿望和能力。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成长,不完全是由偶然性支配的,它不是一个无目的的历史,相反,它可能是有目的的。所以我觉得讲历史的真实性要看怎么讲,它与历史的情境、也和我们对现实的要求有关。当然这就像妓女一样,谁都可以玩来玩去。但我们在谈论历史的真实性的时候,要弄清楚书写历史的维度的主体,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他也可以去改写历史,也可以被动的适应历史。那么,哪种方式更真实呢?在一个意义上谈历史的真实性呢?这都是需要去讨论的问题。

《画》:您对这次研讨会提出了一个主题,就是“修正”,您觉得历史可以修正吗?

管:这要看我们怎样去叙述历史了。一部中国近代史,按照以前的书写方式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是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奴役的历史,这是以前官方正史书写告诉大家的一个事实。但你看看剑桥写的中国史和民国史,他们认为近代中国史是一个古老的中央集权帝国向世界开放的历史,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的历史,是现代性一个新的起点或路向。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对它的解读和叙述会如此不同呢?到底哪一种方式更真实呢?这就回到我刚才的观点,对历史的书写与现实的情境有关。共产主义最早其实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到中国后,必须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作为一种合法化的工具,这种压迫和阶级反抗在马克思的斗争学说中不但是革命策略,也是理论支点,而且也抓住了中国社会的本质。西方人写中国近代史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历史,也有他的道理,在西方的殖民化过程中,他们以强势的力量在全世界推广其文化价值。所以历史永远需要修正与重写。这样的修正与重写,是基于对真实性更高追求。这种追求既有理想的诉求,也有现实的需要,历史一直是处于这样一个被修正的过程中不断的逼近神坛上的毛泽东和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毛泽东,我觉得这都和当时具体的文化情境有关。

《画》:您刚才说到历史被不断地被修正与重写,还提到一个真实性,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修正与重写对我们去探讨以前历史的真实性是依靠什么价值?评判的标识是什么?

管:这次研讨会其实是有一些现实针对性的。这二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和成长令人欣喜,超越想象。而且它也是中国现代社会性巨变的一个视觉见证,这里面也包含着几代中国人对现代性的追求。五四运动的解放起到一种关键作用,它也是启蒙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二十多年的成长过程中,中国产生了不少问题,最明显的就是缺乏政治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因为我把当代艺术实验视为当代自由主义运动成果,其目的是要破除各种观念和体制的牢笼,使我们心灵的获得解放,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人性,我觉得所有的现代性诉求,无论是政治还是艺术都应该走向这样一个目标。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是不完整的、残缺的,所以实际上我们是在一个一元化的体制下来讨论艺术的合法性和艺术的自由问题,沦为一种功利主义的技术性操作。应该说中国当代艺术从对意识形态牢笼、一元论和独断论的反抗,走向多元,这个过程是值得欣喜的,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没有落实到人的启蒙和个人自由这个根本上来,而是从意识形态反抗回归到艺术资本主义的一元化结构,它没有产生真正的多元自由主义格局和多元异见的公共空间,而是用另外一种专制取代了原来的专制,从集体主义反抗到集体主义招安,再到集体建构,其方法论如出一辙。这就使当代艺术的自由探索和独立精神受到严重威胁。这个时候,艺术史难以成功作为一种评价标准的,当代艺术史在很多艺术史家的写作中实际上是拍卖史、金钱史和成功史,让人忧虑的。之前我也调侃过,一部中国当代艺术史无非是江湖草莽英雄的奋斗野史和艺术中产阶级发家致富史。

事。我当然不否认从草莽到精英的建构有它的合理性和价值，但我要说的是，如果说我们关于历史讲述叙述只有一个单一的、线性的、一元化的叙述模式，它就很有可能遮蔽一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又恰恰是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断地被某种意识形态洗脑的话，我们没法做到真正的多元化和自由选择，我们的心灵在制度的牢笼里面。所以我们希望去讨论一些可能性，从草莽英雄叙事到白领精英叙事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是推崇价值多元论的，而且我认为即使是我个人比较推崇的身体叙事，它也不是一元化的、单极的，而是话语中的一种话语。当代自由主义告诉我们：人的很多意见是没有办法去妥协和相容的，我们要尊重

《画》：您刚才讲到强调价值评判的多元化，那么比如说未来在三十年之后，我们所能参阅的一个重要可能是几十本或几百本，而是必须要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历史本身带有一个强制性，如果我们强调多元容易出现个人批评史，就不再是一个整体的批评史。那三十年后我们到底应该看哪一本？

管：你可以去选择啊，这样不好吗？我觉得中国这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包括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告诉我不可以再有一种一统江湖的野心，我们也不要再去试图造成一种单一的话语霸权。我觉得中国这种官僚传统，虽然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和文化控制的需要，但其实也是中国国民集体意识认同的一种结果，我们是做惯了奴隶的一个时代。好多人会说，这太乱了，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我觉得这种倾向是很

《画》：您说这种倾向很危险，那么您是不是觉得衡量一本美术史是否重要，不在于看价值观，而在于什么样的价值体系？

管：或者可以这么说，这种多元化是每一个个体自己去寻求创造价值体系的结果。

《画》：那么也就是说这样一本美术史是针对某一个群体的美术史。未来阅读的某一个群体，而不是管：我觉得不是群体，是针对人本身。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建构有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先验假设的，跟基督教的理念有关，比如天堂、人世、地狱。共产主义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这个未来世界是很诱人的，有衣穿，人人都有饭吃，大家都是兄弟，都是朋友。为了这个未来世界我们可以付出一切。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当时为什么让德国人放弃个人自由，放弃个体的权利，就是给他们许诺一个极乐世界、美好的充满理想的天堂。我觉得这种许诺未来的模式隐藏着一种危险，那就是使人们放弃个体，我们万众一心权利让出去，我们成为历史车轮上的一棵微不足道的螺丝钉，人成为机器和为零件，而统制这些零件的历史机器，或是领袖的个人意志，这就是集权主义的根源。历史上的社会组织模式从政治自由的角度兼顾公平与正义，也要强调个体的权利。这两者实际上是不冲突的，所以哈贝马斯要讲交往、共识与协商或任何一种话语方式的独大，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性灾难。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他的自传里面也讲到，把个体权利让步出去的学说，最后将造成人间的惨剧。剧其实从纳粹到文革，这种人间惨剧我们已经看到。中国这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对这种专制的反抗，而中国当代艺术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局面才刚刚开始，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应该重新回到那种一元化的话语独断论局面。所以，关于的艺术还是应该造成一种众声喧哗的局面，让大家去选择。我们要敞开这种选择的可能性。

《画》：国内最近几年很多人在写美术史，抛除您刚才提到的怀旧心理和学术层面上的重新评估，在字里行间背后还隐藏着更多的东西。您怎么看待这一方面？

管：因为话语是权利嘛。历史也是一种话语现象，它必然带有这种话语权的争夺，这种争夺无可厚非，重写和修正也是一种话语权的争夺。中古世纪的那种争夺可能比较野蛮，大家兵戎相见，诉诸武力与暴力。现代社会，福柯考察过这种变化，就是用惩罚和规训的方式，来界定话语的争夺和修正的方式。现代社会通过市场，形成差异和共识的互动。我觉得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权利，我们没有必要去回避这种话语背后所蕴藏的博弈。

《画》：那么我们在争夺了权力之后要做什么呢？

管：我们希望呈现话语方式的多样性和可能性，至于哪种话语方式会占上风或是被更多的人接受，只能

然。因为我们只是在试图建构话语呈现的更多可能性和保证这种可能性的机制，至少在中国当代艺术内部，我们在尝试建立这样一种机制。不是说我们就代表这种机制，或是说我们要拿这种机制去代替另外这就像下围棋，是白子先还是黑子先，如何计算胜负，是有一个游戏规则，而且这种游戏规则是讨论化的。

《画》：在这个时间段去讨论中国这二十年的当代艺术，由于它离我们很近，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么您觉得这样的讨论有有效性吗？像您刚才提到有人用市场来衡量艺术价值，但这并不是唯一标准，有学术观点来衡量艺术价值，您觉得这具有有效性吗？

管：包括你说的市场，即便它是某一个人书写的，也代表一种集体潜意识。就像我们说身体，它也代表意识，当然这最后会呈现为个人书写。其实这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它到底具不具备真实性？我觉得是非常冒险的一个尝试，是非常不讨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特别理解吕澎和高名潞他们的难处，因为历史是要冒巨大的风险的，它不但要纠缠在一个权力话语的博弈之中，还要纠缠在一些“主义”的纷争。除了他个人所处的文化处境，这种文化处境在规定着我们。当然，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做一个评论，说这不好……，但实际上，一个所谓好的艺术史的判断标准的建构具有很大的风险和危机，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就是说我们不是要简单的去否定前人，就像我批评八五美术运动从一个先锋的姿态最后成为一种保守的体制，这是很悲哀的。但是你也知道：难道艺术史不就是在不断地修正与推进吗？哪怕这只是其中微小的一部分。我们不是要用一种革命性的姿态去推翻一个旧世界，这太恐怖了。我们只是希望通过这样不断的修正与重写离我们理想的真实性更近一些。我们已经达到真实性或是我们就是真实性本身，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又犯了一个独断论的毛病，我们只是过小小的努力去改变一些独断的看法。

《画》：您刚才说到个人书写的美术史，既然是多元化的，他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如果他不是去强调你们为什么要去批判他？

管：艺术史的写作其实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写作，因为它涉及到如何把一种私人的个体价值转化为公共说它必须放在公共价值和公共空间中来验证才能证明它是有效的。当然，在历史中个体占据很重要的作用们不能因此忽略精英之外的一些草根和底层文化。我们当然相信理性建构的有效性，但是，难道除了感性和身体不是也在自我书写历史吗？有些完全是偶然性的书写。我想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本书叫《人类的星光璀璨时》，他是用历史小说的笔法来写很多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比如拿破仑的战役。二战时日本人从缅甸南进已经打到了云南的怒江边上，化装的日本特务混在连接两岸的惠通桥上。中国士兵枪走火，误以为他们被中国守桥士兵发现暴露了身份，双方发生激战。后来中国军队把桥炸了没打过来。否则滇西抗战的历史将重新改写。历史是充满偶然性的，不完全经由个人去塑造。你刚才说价值，普世性也必须寻求另外的文化经验和个体经验来证明其合理性，否则谈何普世价值？

《画》：您刚才说到一个“精英”的问题，这次研讨会邀请来的基本上都是精英，那么不管说我们讨论历史，但我们是精英的角度去讨论野史，是从精英的角度去看草根，而不是从草根本身去看草根，您是一问题呢？

管：首先，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界定精英这个身份的；其次，我不同意你说的我们这次邀请来的都是精英人自命为精英，那是另外一回事。精英是什么？如果按保守主义传统来讲，精英意味着更大的社会责任们现在一说精英就容易和媒体联系起来，因为我们多半看到的是由商业操作出来的所谓的文化名流与精英秋雨、陈丹青之类。如果我们来重新界定精英，首先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社会和文化关怀的；其次是价值，就是要宽容和包容。

《画》：我个人看是至少来的这些人是在某个程度上掌握一定话语权的人，或者在某个程度上已经自我系的、一种方法论的人，而且我所谓的草根就是比如说像当年八十年代的时候官方对于当代的草根关系

在当代领域之中，在这些掌握了一定话语权的人之下确实存在一批草根。

管：历史书写也有这样的问题。包括对文献的利用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写一部中国当代艺术史，是只看这些批评家、理论家和成功艺术家的自圆其说呢？还是去梳理一些没有成功的、完全是被忽略的、原本的方式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的、以口述方式来讲述的一些例子呢？这是一个问题。

《画》：我刚才讲到以正史的角度来看野史，我们会发现自古以来，不管是中国也好西方也好，野史还是在正史中有地位的，它绝对不会针对一个在正史中毫无地位的，它是相对正史的一个个性化的补充。就像中国历朝历代的修史，我们讲的后朝修前朝的历史。他要根据他的需要来编史，他要删掉一些。当年乾隆编《四库全书》，他就把一些不适合他需要的书毁掉。历史这种的话语的消长、权利的增长和精英的二元转换中非常有趣。我们讲八五英雄都是草莽英雄，现在摇身一变成为文化精英，而且在跟市场和商业合谋以后已经把自己塑造成当年他们反抗的那种可恶的力量。这样的转换是历史的必然，你看宋词、元曲是民间的，后来都成为经典了。我们再看为什么《二十四史》，除了有《帝王本纪》、《世家》要给那些底层草莽留个位置叫《游侠传》。这个你讲的非常对，整个这样的循环其实是历史的一个怪诞的必然性。我们的用意当然不是说拿一个东西去取代另外的东西，我们能不能设想只有一个草根、草莽的原生态的世界？我想这也是过分理想主义的、专制主义的体现。我们强调各种关系的互动和合作，重视一个好的设计和结构，就像西方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实际上是对人性弱点的一个判断，因为人本身是弱点的，基督教说原罪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通过制度来把握和控制，可以通过民主制度的设计，防止集体灾难。但如果把民主当成万能药方也是不行的。我想我们做的工作也是这样的，我们起码要敞开来，我们做的还不够，但至少我们是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

《画》：我们回到这次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您邀请了很多青年批评家，您觉得这些青年批评家和你们曾经是这二十多年中提出来具体的一种风格、写过东西，也推出一些具体的艺术家，而这些年轻的村上只是这两三年才出来，他们的东西是建构在一个理论体系之上。比如说像王林老师提出来过“中国批画家，包括您提出来的“身体学说”也有一批画家。就是老一辈批评家每个人都是很实际的对应艺术品，所以我觉得他们写艺术史是合适的。那么这些青年艺术家我觉得来讨论艺术史，是不是有些危险，经验都是从你们写的东西里面得来的，就是所有经验来源于文本。

管：我不同意你讲的，因为我们年纪大一点就可以谈论历史，年纪轻一点谈历史好像就不准确。但是基于我们的文化经验或者个人经验来讲，他们也在试图建构或者创造，这种经验和我们完全是两个系统。人为什么会对身体叙事的这个角度感兴趣，我比较推崇有生命意义的表现性的绘画，这与我的个人情感有关。我现在看八零后的一些批评家，他们会对卡通或者对一些更平面的一些艺术现象会更感兴趣。昨天学的谢有顺教授说话语会产生巨大的裂痕，这种裂痕是不能弥合的。上海是抽象艺术的大本营，记得去的艺术家孙良讨论个一些问题，IT技术出现对观看方式的影响，当生物学研究基因图谱通过显微镜放大这些东西太恐怖了，会不会取消抽象艺术呢？因为从形式、语言和视觉呈现来讲，我觉得已经不需要做这些工作了。我是技术怀疑主义者，艺术是基于人的生命本体生发出来的一些东西，比如我们讲悲剧、喜剧假如是可以拷贝和复制的时候，那么生命的本质和概念就要改写了，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西方社会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断的要解构，解构崇高、解构理想等等，这样我们也会很忧虑，假如世界东西，全是没有生命的东西，那么艺术还有存在下去的理由吗？或者什么叫艺术呢？

《画》：管老师，如果我们把这种断裂细化，这两天研讨会中由一个问题就是，年轻的批评家过于使用文本，可能在我看来或者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他们缺乏经验，他们只能从教条谈教条，从范畴谈范畴，一代的批评家有个人风格语言和个人思路，青年批评家们在不断的用西方的概念。而相对于年轻批评家们认为老一代的批评家们的知识结构不够全面。你们是经过困难的个人摸索，而他们是接受了所谓的理论。他们明显是把西方的哲学看作是中国当代艺术唯一的解释。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断裂？

管：首先我还是不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刚才讲的话语的断裂肯定是会出现的，而且也是不能弥合的，

情景来讲, 我不认为我们出现了你讲的那种无法沟通和无法交流问题。

《画》: 不是无法沟通而是在两个方面有一定的不同。

管: 这个不同是必然的, 太正常了。我觉得差异已经出现了, 但这种差异很有意思。但我还是不想过。批评家他们不像我们, 不像我们当然是一个事实, 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不同, 因为消费主义文化有一个重要的语境。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包括那个时候的艺术家, 他们的行动, 他们更多的跟身体叙事、跟身体感觉有关。这也是基于当时的社会不是一个物质化的社会。今天的消费社会情变得越来越抽象, 青年批评家更多的在玩弄语言, 而语言学游戏更多的是从西方拷贝过来的, 这里问题, 这和中国这二十年来的语境有关, 第一, 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没有物质匮乏的年代; 第二, 中国社会整个社会的平面化, 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全球化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再一个就是对知识的学习更多的不是去体验, 而是去拷贝。然后呢他们要快速的去消化这些知识然后贩卖出来, 虽然用贩卖这个词可能但实际上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东西都很像快餐, 多快好省嘛。

《画》: 而且在我看来, 他们这种舶来的东西是缺乏的语境的, 他们运用了西方哲学中的前因和后果, 习惯于运用某一个人的格言, 直接把这个东西套到中国的当代艺术史中来。

管: 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方法中, 挪用和对知识碎片的拼合是一个基本手法。在学术研究中不能说问题, 但是我还是更愿意看到他们更积极的一面。更积极的一面是什么呢? 就是既然说中国当代的语境有这样一种改变, 比如说我们讲85时的英雄为什么不能坚持他们的东西, 你要知道坚持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理想和态度和立场, 如果这些都没有了, 你干吗还要坚持? 所以对年轻这拨批评家来讲, 我愿意看到的就是: 他们在经过这样一个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把他们的落脚点放在他们自己的脚下, 因为中国的当代艺术, 是中国的问题, 中国艺术的现实语境, 不是用拷贝来的方式去解释; 我一直有个观点, 艺术的研究, 包括艺术史和艺术批评, 要对中国人的心灵解放有所裨益, 就必须跟现实的生长同步, 这个过程当中根据当下的身体实践建构自己的方法论。

《画》: 我觉得这次研讨会更像是一个对青年批评家的检验,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他们每个人提交了一检验的结果的是什么?

管: 我不愿意充当一个裁判的角色, 因为我是召集人和发起人。其实我觉得是相互检验, 相互的一种这样更为合适一些。

《画》: 您为什么要选择让他们每个人提交论文呢?

管: 因为既然我邀请他们来, 而他们每个人也都在建构自己的批评观点或者是他们本身也有策展经验, 个人来策划一个展览可能会比较单一, 我们把这种批评权交给他们, 让他们来做出选择, 我们只是做一。这样也能看一看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评判艺术, 这会比较有意思。

《画》: 管老师, 作为年轻人我比较欣赏您, 因为我看到很多研讨会中老批评家对年轻批评家都是以一, 教他们怎么做, 而您是作为一位观者, 在静静的看。

管: 我尽量这样做, 我不敢说我做得很好, 至少我在尽量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这可能和我自己的性格和我对我的学生也是这样, 我会直截了当的表达我的好恶, 我不是一个裁判, 我也没有裁判那种唯我独涉及到我对生活方式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除了有意义之外, 还要好玩。这样一个跨界的文化男女老幼、不分东西南北, 为了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聚在一起, 其中一个很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都是人, 玩。

《画》: 从开研讨会的角度, 我觉得您这次的研讨会比较有意思, 因为在北京召开的研讨会涉及到太多, 而这次的研讨会就好像一个Party, 大家都很轻松的来到这样一个地方。那么, 在云南、贵州这样

缘化的城市来说召开这样的研讨会，包括你们的主旨都是和中心城市有区别的，您觉得呢？

管：有些问题在北京、上海会显得很重要，比如说时间问题，这在上海太重要了，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和地位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但也并不是说我们没有那种对名誉的追求，只是有时候想想，人生其大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天地自然，我特别欣赏一幅对联，我记不清是谁写的了：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就是说个人在俗世中的一些作为，与天地自然比起来就太小太小了，不相信有雪山，看看天上的星星月亮，会觉得你的心胸越来越开阔、也会更包容，而且我们做的事情也会更自然的是知识和学问的活动，我们还是要更大的关怀。要尊重传统，要有历史感，还要有未来的关怀和历史的写作和艺术的写作不仅仅是一种功利的现实需要，它有一种更大的关怀在里面，我用孔子的一句话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就是尽管我做不到，但我也不会把它当成一种标准。

《画》：我现在想向您提的问题是针对于您个人而言的，而不是主办方，如果让您提交三位提名批评家，三位？我不是让您成为裁判，只是让问题细化，更直接一点。

管：这次邀请的批评家都各有所长，如果单就研讨会的发言来说，我更欣赏那些直截了当的，比较尖锐，比如像段君、鲍栋、刘礼宾啊，都很不错，年轻人就是要有锋芒嘛，我觉得他们三个比较生猛，有年龄段的人；像鲁明军的文章是写的很扎实的，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杜曦云、郑娜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

《画》：我再提一个具体的问题，那就是当我们在一次次的去提名和关怀那些青年批评家的时候，他们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而且迅速，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管：关键不是看得不得利益，我们也在既得利益啊。

《画》：但是在我们看来，这种既得利益就决定了他们态度的不尖锐。

管：不见得，我们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至少我们今天能在这里开这个会也是因为资本的力量，为后来做，也是因为我起码有这个本钱和资本来做，我觉得这个不用回避。但是，是不是说你得到既得利益就放弃这些关怀呢？我记得李敖说过这样一句话：老子有钱，老子就可以骂国民党，老子不怕。我觉得坏事，我们所反对的是有了利益就放弃了理想。如果是这样就真的可悲，那就是一个小混混，没有关怀。

《画》：那就是说在现在，既得利益就是对抗这种专制比较有效的方法，中国当代艺术这些年的发展，人，而是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既得利益。

管：我们说既得利益，包括一个体制的合法性。在20年前，所有的当代艺术根本无法进入美术馆，当时搞当代艺术连人都不是，那是一个争取基本的平等权和人权的问题；今天，假如所谓当代艺术成为唯一的时候，我们就要质疑它、批判它。这就是我所讲的艺术史的写作除了要尊重原叙事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一定要有一种对现实的关怀和批判精神。

《画》：管老师，我们的访谈最后会有一个惯例，就是我不问问题，由您自己来表述一个刚才我没有问所想表述的一个问题或观点。

管：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我们不要认为只有中心才能提供价值，只有北京、上海才能提供价值，重要；但其实在云南，我们可以提供一种更自由的讨论艺术的方式和方法，我觉得这种方式是从生活自然生长出来的。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理想，就是特别希望能够回到像魏晋时候那些人的生活方式里面去，他们的兰亭雅集那样，但是这样很难。我个人是不太习惯开这种会的，我在北京开这种会经常逃会，但我更喜欢的是三五个人的闲聊、清淡，没有目的的漫游，我不喜欢过分体制的东西，所以我们要保持自在丽江我们除了讨论学术问题外，还可以要看看天，看看云，晒晒太阳，看看星星、月亮。

《画》：我是从南京来，我们江南也和这边差不多，但在我们看来，历来只要出世占了上风，对于整

是一种灾难, 因为入世的东西就少了很多。

管: 朱光潜先生说过一句话: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我觉得这句话我们可以共勉。

《画》: 谢谢!

2009年6月22日下午于丽江

>> 相关文章

-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 管郁达: 道成肉身: 大同大张的“渡”与肉身叙事
- 色相” 观念影像邀请展即将开幕
- 追忆流逝的时间
- 管郁达: “心灵不自由, 那样就不好玩了”
- 日常生活、手工快感与艺术中的享乐主义
- 韩湘宁的“世界主义”与中国情怀
- 艺术史的“修正与重写”
- “奇观”媒体艺术双年展“绘声绘色”即将举行
- 卒子过河不回头
- 么哥的“中国家庭”物语
- 日常生活、手工快感与艺术中的享乐主义 (2)
- 刘国夫绘画的心路历程
- 管郁达的“后工作室”生活

最新新闻

- 论新时期的中国雕塑
- 谋杀“真实”
- 当代艺术如何介入城市文化权力空间
- 批评语境
- 超越模仿: 中国当代美术的焦虑
- 中国绘画史上的现代艺术实验
- 关于西方后现代时代艺术状况的研究

最新评论

暂时没有评论!

评论区域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947524

匿名发表评论

登录

【温馨提示】

请您在留言评论时：尊重网上道德，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法规；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责任；艺术批评家网站留言板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您在艺术批评家网站留言板发表的内容，艺术批评家网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参与本留言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不良留言举报电话：010-11000000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诚聘英才](#) | [广告服务](#) | [版权说明](#)

Copyright © 2008 ysppj.com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艺术批评家网